

院長和他的 瘋子們

徐曉鶴著



□徐曉鶴 著

院長和他的瘋子們

• 遠景文學叢書之75 •

院長和他的瘋子們

遠景文學叢書 A⑦⑤

著者	徐 曉	編者	施 叔 鶴
主編	沈 登	發行人	沈 登 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26-1451號信箱 郵撥：0765255-8		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505號5樓之1 電話：705-3195 傳真：706-9880		
總經理	嘉興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樂業街152號		
香港總代理	田園書屋 九龍西洋菜街56號二樓		
印刷所	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		
裝訂	嶸興裝訂有限公司 台北市赤峯街77巷7號之1		
定價	新台幣120元 港幣30元		
初版	中華民國78年12月	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39-0011-4

「湖南作家輯」總序

施叔青

一、

文革浩劫後，傷痕文學的控訴聲稍歇，復出的右派作家，自知追不回被耽誤二十年的歲月，只好在創作題材上另闢途徑，而剛剛出道的年輕作家，好不容易擺脫了文學必須服從政治的桎梏，急於別樹一格，表現具有特殊風味的文學，以便在文壇上嶄露頭角。

舉目四望，在近代作家中，有別於魯迅超越地域性，而文學成就並不懸殊，似乎就是老舍以北京方言、口語寫成的京味小說了。

另一位備受國外文學理論家推崇，認為其文學藝術的成就絕對不遜於魯迅的沈從文，由於對中共政權的冷淡不參予，被冷落埋沒長達半個世紀之久。

直至他西南聯大的學生汪曾祺，停筆多年後，八〇年獲獎的小說「受戒」，以散文詩的筆觸，行雲流水道出了小和尚與英子無邪的情懷，追溯他這類散文化小說的師承，沈從文像出土人物一樣重見天日。

這位三〇年代就著作等身的作家，因要求作品的質素不應因抗日宣傳而降低，當時被冠以「

反對抗戰」的罪名，四九年以後，又在政治立場上堅持獨立，不願趨附中共政權，因此備受孤立壓制，轉入文物研究，終至在文壇上消聲匿跡。

五三年開明書店通知他「各書已過時，凡是已印、未印各書稿紙型，全部均代為焚毀」，隔三十年之後，「沈從文全集」重版問世，震撼了整個文藝界，特別是在鄉土地域觀念淡薄中長大的這一代湖南文學子弟，玩味認同沈從文筆下的湘西風土特色之餘，吃驚地發現這位文壇前輩是以浪漫溫馨的情懷，不帶任何批判地呈現他家鄉的水手、妓女、土匪、士兵。長時期以來，魯迅的理性文學觀統領了整個的創作思維方式，沈從文在三〇年代聲言要「用一支筆來好好保留最後一個浪漫派在二十世紀生命取予形式」，使得身上同樣流着楚人血液的後輩，陷入嚴肅的沉思。

隨著考古的新發現，黃河流域不再是中華文化唯一的搖籃，出土文物改寫了歷史，證明長江流域同是民族的發祥地，遺憾的是北方的孔孟理性思想，伴隨歷代王朝武力的征服，強制同化融合了文想絢麗的南方巫楚文化，「楚辭」、「山海經」的浪漫熾烈激情、神話想像的傳統，被迫在儒家所強調的倫理人間秩序下噤聲了。

若以丹納的「地理環境決定論」，主張民族文化遺傳根深蒂固不易改變、榮格的「集體無意識」來看人神合一、時空交錯、半原始更接近於詩的思維的楚文化，則應是沉澱於每一個楚人的無意識深處，長時處於多眠狀態，但不致全然消亡。

八二、八三年，西方文學思潮隨着政策開放，大量湧入，經過短時期對現代派、意識流的模仿，作家們很快意識到至今仍處於封建官僚社會的中國大陸，物質條件的匱乏與意識型態的落後

，實在缺乏孕育現代主義的土壤，反而是拉丁美洲的極權體制，半開發國家的鄉土野氣，所產生的問題境遇與中國更為接近，馬奎斯的「百年的孤寂」一經翻譯，風行了知識文學界，那種植根於鄉土、天馬行空想像無限的魔幻現實主義，無疑為年輕一代作家打開另一個窗口，提醒他們回過頭來，重新審視自己周圍脚下，對受限於體制而斷層的文化傳統，首次起了深情的關注，產生了新的文學上的覺悟。

二、

湖南作家也一如散居各省的文學工作者，一反三〇年代以來超越地域、南北大一統的創作主張，他們顯守生息熟悉的那一塊土地，相信只要把文學的根往下挖得愈深入，作品便更能反映出湘楚獨一無二的地方特殊性，到最後將具有最大的普遍性。

這種認識，除了受福克納終其一生，孜孜不倦地寫着他郵票一樣大小的故鄉、眷戀香蕉園附近那一片鄉土的馬奎斯的啓發，更重要而直接的，是受了沈從文作品的撞擊，情緒上很自然地認同他的浪漫抒情文學觀，畢竟魯迅沒能以文學來療救中國民性，文革浩劫留下的滿目瘡痍，反而沈從文的散文化小說，更能滋潤、安慰人心。

沈從文的復出，激勵了湖南文學子弟追尋湘楚文化的根源，韓少功的「文學的『根』」便是尋思曾經燦爛一時的楚文化源流的去向。這位生長於革命城長沙的楚人，文革時，曾在屈原自盡的汨羅江邊插隊落戶，屈子祠就在近處；他觀察當地民情風俗，發現有些方言，還能與「楚辭」

掛鉤，如當地人把「站立」或「栖立」說爲「集」，這與「離騷」中「欲遠集而無所止」吻合。再往湘西找尋楚文化的遺跡，禮失求諸野，塾居深山的苗、侗、僮、土家族，至今仍保留「制芰荷以爲衣兮，集芙蓉以爲裳」，披蘭戴芷、佩飾紛繁，素茅以占，結茵以信，能歌善舞；喚鬼呼神，儼然楚辭中神秘、孤放、綺麗的境界。

這些古代「荆蠻」被漢人所逼，從雲夢洞庭湖澤地帶，沿五溪而上，向西南遷移，楚文化因此流入湘西，從苗族遷徙的史歌「爬山涉水」、土家族幾天幾夜的舞蹈，重現大遷徙的整個歷史的記憶，可證明楚文化的流向，有苗人血液的沈從文，描述家鄉鳳凰縣「楚辭的酬神宗教儀式，鳳凰縣苗巫主持的大饗酬神儀式作根據，可如今會古。」

於是，廿世紀的八〇年代，大陸各地一片尋根聲中，身爲楚人後代的湖南學子急欲找回蒼老的遺傳，重振楚文學的風流餘韻，發出當代的「天問」，更有努力從血清血型的差異，證實南方人的精神氣質與北方人有別。

鄉土回歸、民俗色彩的渲染，湖南年輕作家中，以葉之葵始作俑者，「我們建國巷」系列小說，將筆觸深入小巷，着力描繪異於他處的特殊味道，其中「接龍」對湘人過年的風情習俗有極準確的描繪，其他作家，如古華、葉蔚林等，發揮了楚人與生俱來的浪漫情懷，接續沈從文「最後一個浪漫派」的薪火，在反映嚴峻的現實主題下，湧動對鄉土的愛戀，古華的「芙蓉鎮」繪錄了一幅湘西山鎮民俗圖，葉蔚林的「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」，木排在水清得出奇的瀟水上緩緩漂流。

三、

然而，湖南作家抒情寫景之餘，不以描寫楚人情態、渲染地域色彩、風土人情爲滿足，越過外在的描繪、材料的蒐集，作家們更進一步找尋楚文學的精神，找出它的藝術方法做爲主觀的精神，不是只當成寫作對象，而希望我到寫作的主题。

從老莊禪學、屈原「楚辭」流落民間未經典籍化、學者化的野史、神話傳說、民俗祭典記載，結論出被孔孟文化所吸收、又受排斥的巫楚文化，其實是一種非正統、非規範的文化，是一種半原始文化，宗殺、哲學、科學、文藝還沒有充分分化，理性與非理性基本上總爲一體，韓少功等湖南作家，認爲楚文化的特徵，除了人神相通、神祕詭麗、時空交錯，最重要的是它的直覺思維，不同於孔孟的理性、記錄式的邏輯推理，是屬於文學的思維，如莊禪理論，皆以藝術形式來表達，是寓言式的。另一特點是它的相對的觀念，其實是很現代的，在八〇年代的今天重新開關，自有它的意義。

湖南年輕一代作家，體會認識了楚文化的特質，作家本身的思維、感受方式跟着改變，實踐到作品裡的佳例不勝枚舉。一邊參照馬奎斯吸取民間神話傳說，融入文學創作所產生的新意，又回顧屈原根據上古楚人民間祭歌而寫的「九歌」，這一代的湘楚子弟亦取材於遠古的神話傳說，賦予新的意義，所謂舊事新編，甚或是編造現代神話，延續巫楚神話的傳統，像孫健忠的「舍巴日」，天降的原始部落女兒、蔡測海的「母船」，神秘的「韶薩果」古歌，只能唱却不能記下的

，却能與亘古的蠻荒時代交通、莫應豐「死河的奇蹟」，廢棄多年的死河，瞬間復活，時間在古里鎮突然停止的「古里——鼓里」……這些作品顯示了神話的復甦，被喻為現代神話的濫觴。

韓少功的「歸去來」，神秘氛圍籠罩下，表現了人的相對性，到底黃治先是我、還是別人，一如莊周夢蝶，感到自我的游離、喪失，對自我的懷疑，這篇像霧一樣迷濛的小說，今古交會、時空交錯的感覺表現無遺。

徐曉鶴的「野豬和人」，同樣散發着未知的神秘力量。

處身中共極端壓抑的社會，作家們以神經失控的精神病患者為題材的，少之又少，唯一例外的是湖南作家們。古華的「芙蓉鎮」結尾，王秋赦的政治夢破碎，終至神經崩潰，韓少功的「老夢」、「藍蓋子」兩篇作品，更能觸到讀者神經末梢。韓少功認為精神病「是個很好的窗口，可透視人的內心深處」。

徐曉鶴的「院長和他的瘋子們」、「瘋子和他們的院長」，更直接以瘋人院為題材。女作家殘雪，作品呈現的世界更是錯亂的、分裂的、對被迫害的臆想，那種焦慮、驚恐使人想起挪威畫家孟克的「哭泣」等作品，同是屬於瀕臨崩潰的心理狀態，殘雪的小說世界絕不屬於正常人的思維與秩序。

湖南作家們深耕狠挖人類異常的心理狀態，使人懷疑是楚文化非理性的因子在作祟。

四、

湖南作家的尋根，不希望只限於楚地風土民情、地方色彩的外在渲染，而想更深一層，重新找尋挖掘楚文學的精神，企圖達到不管寫什麼題材，都能掌握表現這種精神。

實踐過程中，顯然困難重重，首先兩千多年前，孔孟儒家文化強行同化征服楚地的文化，兩者相互混合，儒家理性思維早已滲透浪漫、玄想的楚人血液，「五四」以來，更以魯迅的理性文學觀為主，長時期統領文壇，中共的文藝政策又承襲蘇聯，強調「主題先行」的現實，寫實主義為唯一的創作方式，文革之後的傷痕、反思、甚至改革文學，基本上脫離不了理性的範疇，仍屬揭露傷痕、撻伐官僚特權的政治問題小說。

何立偉是湖南作家羣中最為感性的作家，像韓少功的作品，便為過多的理性干預所苦，他原是寫問題小說出身，無法排斥理性，上海評論家吳亮認為他的理性範疇是深刻而紊亂的，往往被逼到兩難的地步，「既然理性存在，只好把自己推到理性不能解決的，迫使理性停止功能，然後發現我的思路，被某種氣氛所淹沒、被某種意象所擺脫，被某種突如其來的情緒所背叛。」

韓少功以此法對付創作中理性的干預，殘雪對理性更是深惡痛絕，她在作品裡要求達到絕對的非理性，更是反邏輯、反理性的極端例子。

自序

我認識徐曉鶴已經很久了。幾年前，他居然寫起小說來，真使我大吃一驚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是一個本事不大牛皮不小的傢伙。也許有點小聰明，但我並不佩服。從小我經常聽他誇海口，天文地理，中國外國。我們全讓他唬得一愣一愣。過後又使勁挑他的破綻，竊笑他的自以為得計。十三歲那年他贏得了一個女孩子的好感，但不到十四歲就被她拋棄了。緊接着他死了父親，却一點也沒見到他哭，我認為這是他鐵石心腸的開始。

· 序 自 ·

真猜不透他怎麼會去寫小說。他喜歡想入非非，一天一個主意。甚至一天三四個主意。我建議他如果你要幹點什麼或許可以試着寫些詩。那時我覺得只有詩人才需要把主意不斷地變化來變化去。他頭髮長長地走了。關起門寫詩寫詩寫詩直到寫得鬍子也是長長的為止。這期間他學會了喝咖啡，學會了把天晴想像成下雨，把下雨想像成天晴。還學會從黃昏跟人一直聊天到天明。然後瞪着紅紅的眼睛失神地望

着這個世界。我擔心他總有一天會要出事。果然他買了一副拳擊手套，在鏡子裏對我左晃右晃，說是厭惡暴力。我搖搖腦袋，他也搖搖腦袋。他走開，還對我舉了舉拳頭。當然我也朝他舉拳頭。我沒有什麼可怕他的。

他的詩很工整很規則，唸起來像是秋天的落葉。自從在海邊跟一個不相識的姑娘吻了一下以後，越寫越亂並且告訴我只有亂才恰恰適宜於朗誦。終於有一次在朋友們的聚會上他把一頁《乘法九九表》朗誦得聲淚俱下。那一刻我忽然意識到他作為詩人生命已經完結。他說他又要走了，要到一個遙遠的地方去跋涉。他深沉地盯着葡萄酒，端起杯一飲而盡。我發現他表裏一致地老了。我們唱起一首淺薄的歌。我們都很傷感。

他背着行囊走了一趟三峽回來，剛好發表了第一篇小說。是寫一個人下棋的故事。這之前他還寫了一隻狼的故事，和一個打野豬的故事。野豬踩中鐵夾，咬斷一條腿逃跑了，獵人去追，一番較量，最後人和豬都奄奄一息，在早晨的山坡上對視着，同飲一道溪裏的水。我不很喜歡這篇小說。我跟徐曉鶴講了。他一聲不吭站起來，啪地一拳就把我擊倒在地。

他開始寫中篇。寫了一羣老頭每天下午在樹林裏遛鳥，其中一個龔老頭兩隻鳥

養了八年，叫得最好聽因而他最受尊敬。他老婆死了他媳婦就提了它們悄悄去賣掉了。那一向徐曉鶴似乎很得意，一副馬上會要超脫出去的嘴臉，騎一部破單車到處竄。還專程跑到鄉下一座村舍樣的觀裏跟幾個道姑一起進餐。我好不容易找到他，斜倚門框將他狠狠挖苦了一頓。我實在搞不懂寫小說與和尚道士有什麼關係。你是幹什麼的？你是一個作家！你還想普救什麼衆生嗎？他面色陰沉地看着我，一點也不打算像個作家。我剛運神這世界是不是瘋了他就劈面一拳打將過來。

這一回我毫不客氣。結果他出了鼻血我也出了鼻血。我們把鼻血揩了，坐下來討論很多問題。有一個問題是關於海帶的幾種吃法。還有一個是坐航天飛機遠離地球的感受。我說我寧可看你寫屙屎屙尿也不願意你變成一個和尚。他仰起腫脹的鼻孔半躺在那裏一動不動。我想他大約要寂滅了。誰料他真的寫起屙屎屙尿來，而且一屙便無可收拾。先是一點一滴的細節，後來細節竟發展成情節。我說你不是不要情節的嗎？他說不是情節而是反情節。我只好做出悟道的樣子，彷彿很快也將跟着寂滅。他口占一詩：

滿紙荒唐音，一泡辛酸尿。

都云作者瘋，誰解其中妙？

• 們子瘋的他和長院 •

我絲毫不覺得他滑稽。

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徐曉鶴記於長沙

「院長和他的瘋子們」目次

自序	「湖南作家輯」總序
人或紅毛野人	
船票	
老狼	
院長和他的瘋子們	
殘局	
標本	
船	
浴室	

一一一 九 三 六 五 二 一 一 一

瘋子和他們的院長

勾 沉

那天晚上發生的事

他要我把胳膊彎起來

達 哥

九

三

五

九

九

人或紅毛野人

山裏面，出什麼稀奇事都是不稀奇的。比方說紅毛野人。這東西非人非獸，人面獸心，總該算得上稀奇了吧？可我們那裏就沒有人敢說此話。因為在徵集目擊者的時候，無數的人都跑去報名，證明它確非子虛烏有。那場面竟比趕集還要振奮人心。其實這無數目擊者中，有很多只不過是日擊者的崽，或崽的朋友。然而不什麼要緊。只要你證明的是紅毛野人，不是黃毛野人，便不至於錯得太遠去。何況即使僅僅目擊過它的脚印，也算得了不起的一件貢獻了。這是不難辦到的。唯一的問題是統一脚印的尺寸。有說臉盆大的，有說蒸鉢大的，一時間耳紅頸根粗。但只要考慮到，腳大如臉盆的紅毛野人豈可以從腳小如蒸鉢的紅毛野人發展而成，這唯一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。有人宣稱自己與紅毛野人握過手。大家立刻把那隻手如同一面旗幟一樣圍起來。轉眼之間人人都宣稱自己也與紅毛野人握過手，臉上紅撲撲的。那